

行旅中国记

上海博物馆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利玛窦行旅中国记 / 上海博物馆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301-10057-8

I. 利… II. 上… III. 利玛窦 (1552~1610) —生平事迹
IV. B979.9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44598号

利玛窦 行旅中国记

书 名: 利玛窦 行旅中国记

著作责任者: 陈燮君 主编

策 划: 郭青生 陈曾路

统 筹: 高秀芹

责任 编辑: 于海冰 梁 勇

特邀 编辑: 李天纲 邱慧蕾

美术 设计: 马云洁

文物 说明: 顾 婧 马 卿
徐文轩 张 怡

标准 书号: ISBN 978-7-301-10057-8/K · 0686

出版 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 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1194毫米×889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200千字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利玛窦在中国 | 朱维铮

1

故 乡 | 张敢

57

测量太阳 | 埃莱奥诺拉·埃米利

98

坤舆万国 | 邹振环

116

天 朝 | 樊树志

153

传教之路 | 李天纲

172

对 话 | 李天纲

206

年 表

231

后 记 | 陈燮君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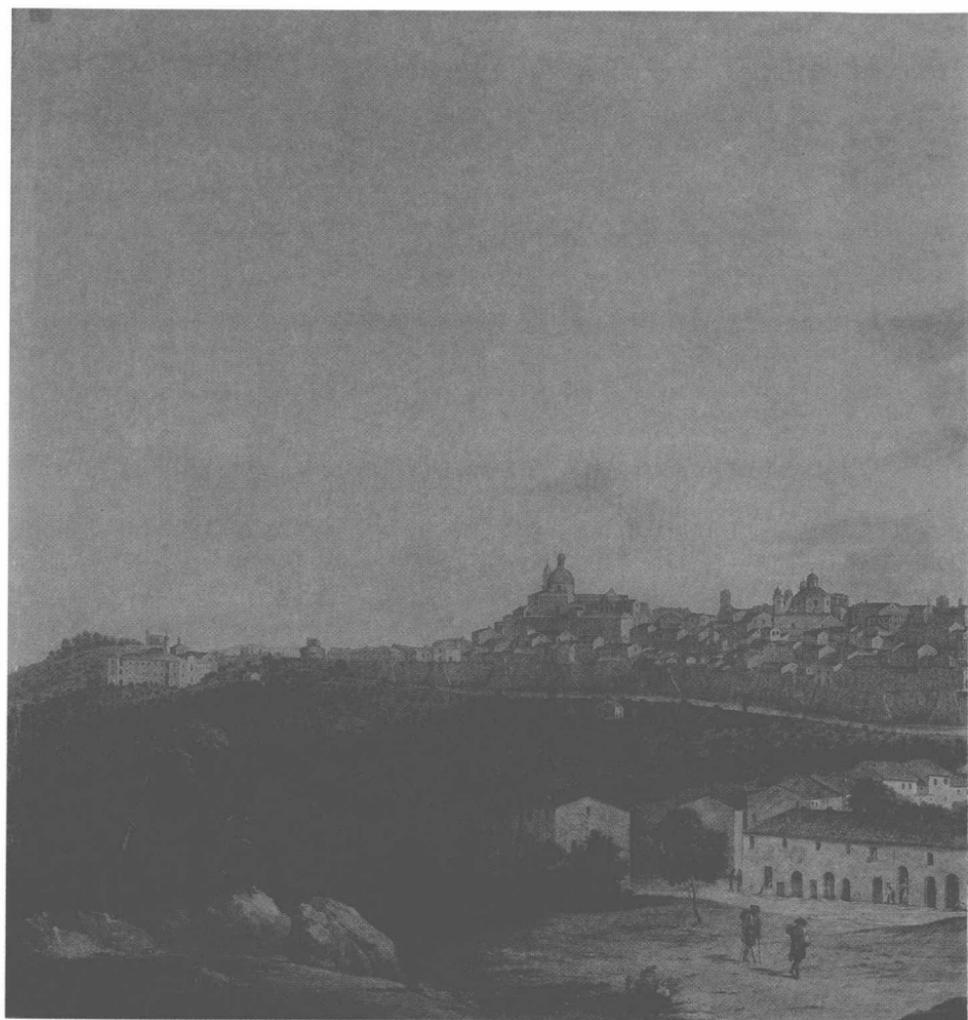
利玛窦在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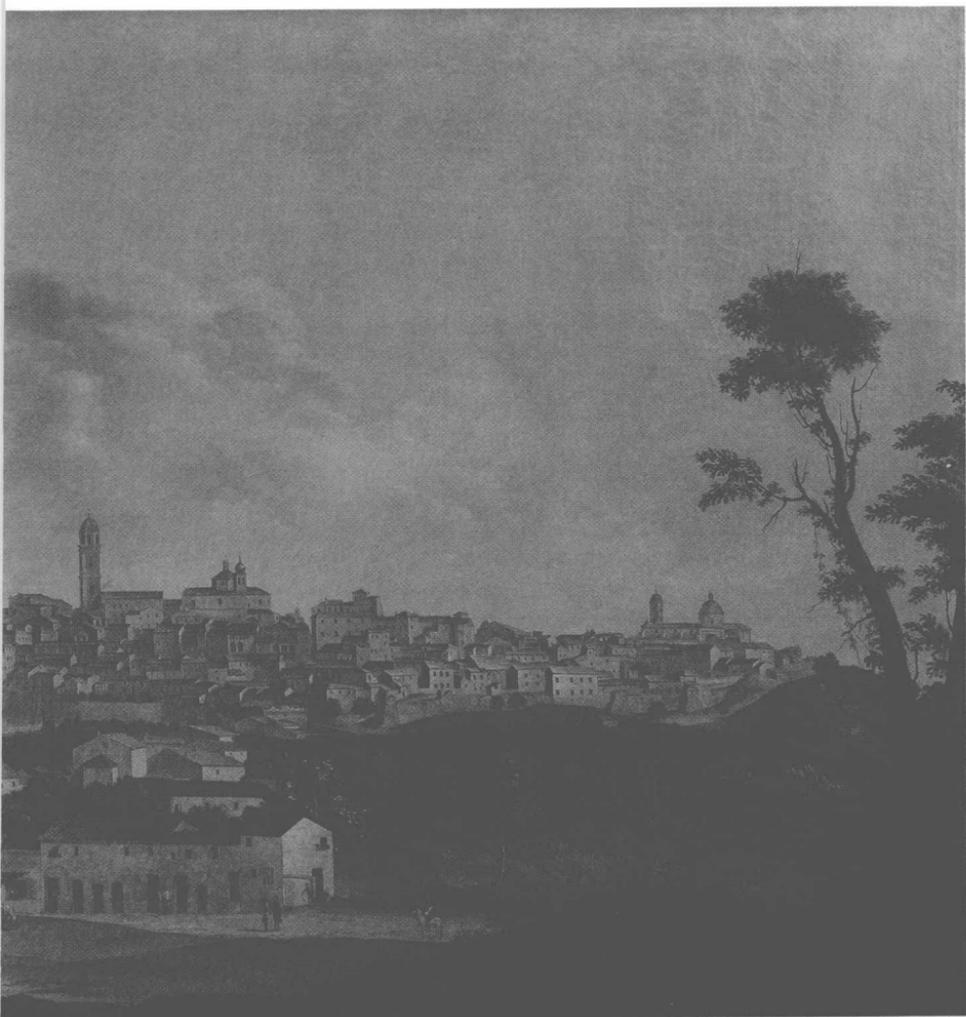
朱维铮

利玛窦不是第一位进入中国大陆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却是第一批入华耶稣会士中最具历史影响力的杰出人物。距1610年5月其病逝北京，已经四百年了，中外学界研究利玛窦之兴味依旧不减，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

利玛窦的足迹，由南海之滨而越五岭、驻江右、下江南、过山东，而入明京、叩帝闱……从1582年8月其初抵澳门，至1601年初终于获得明廷特许入京并居留，所谓自边缘至中心，在大明帝国活动了27年9个月，先后创建过耶稣会住院4所，受洗的中国基督徒逾2000名，结交的士绅显贵达数百人。虽说这以前基督徒曾两度入华，但通称天主教的罗马公教从此在中国生根，累经明末清初多次“教难”而没有绝种，那不能不首先归功于或归咎于利玛窦。

然而利玛窦留下的历史遗产，在中外文化交往史上突显的效应，远过于他对基督教入华的影响。就跨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不论中外学界关于利玛窦其人其学的价值判断有多大分歧，大都承认由历史所昭示的两点事实：他用中文撰述的论著和译作，使中国人开始接触文艺复兴及其后之欧洲文明；他用西文记叙中国印象和在华经历的书信、回忆录，以及用拉丁文翻译的《四书》，也使欧洲人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





佚名

Unknown

马切拉塔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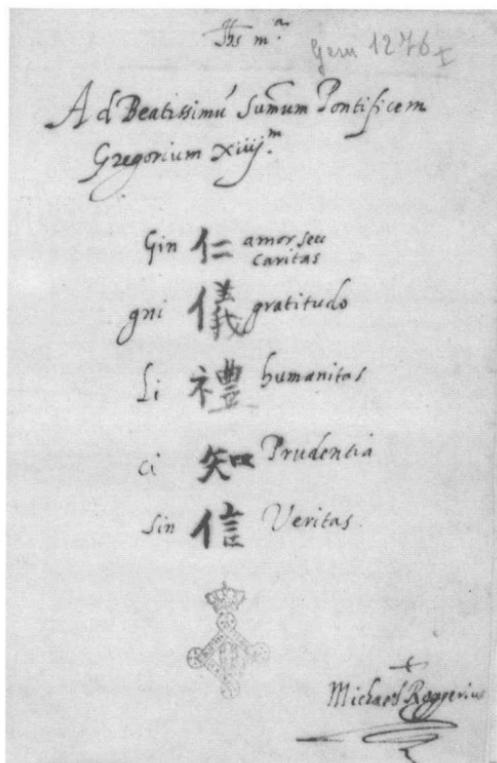
View of Macerata

18世纪 油画

马切拉塔储蓄银行基金会

马切拉塔是意大利马尔凯地区的一个省，省会为马切拉塔市。马尔凯地处意大利中东部，背靠亚平宁山脉，东面亚德里亚海。数百年来，许多杰出的旅行家、科学家和传教士从这里出发，前往东南亚。

利玛窦在马切拉塔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16年。1568年，利玛窦前往罗马学习法律，继而加入罗马教区的耶稣会。1582年，利玛窦到达中国澳门，从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故乡的文化对其性格影响巨大，他的中国伙伴描绘他是一个内向、审慎、沉默寡言的人，勤奋而坚韧。虽然利玛窦再也没有重返出生地，但他没有忘却那里。在他绘制和译注的中文版世界地图上，亚德里亚海滨唯一有标注的地方正是马尔凯。



罗明坚

Michael Ruggieri

《天主实录》

1584年11月12日

16世纪 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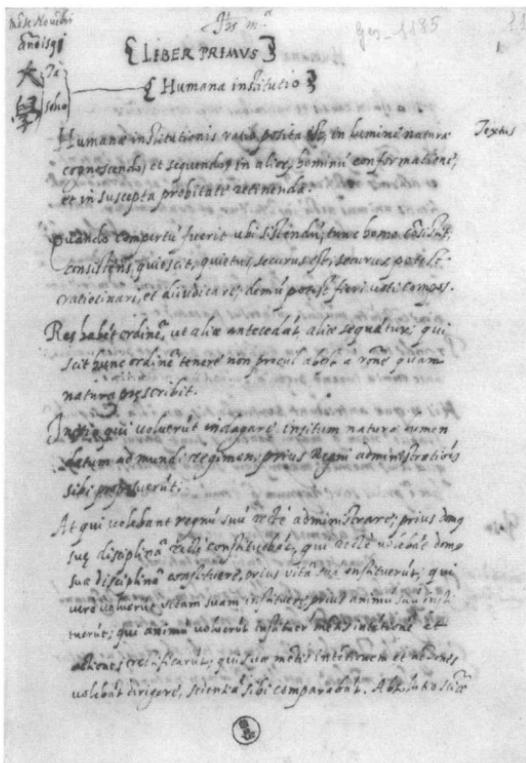
罗马中央国立图书馆

在利玛窦来澳门之前，耶稣会远东传教视察员范礼安和罗明坚已经开始为叩开中国大门而努力。范礼安认为要进入这个封闭的帝国，首先要学会中文，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罗明坚。罗明坚努力应命，但他日益觉得这项工作困难重重，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颇具语言天赋和数学才能的利玛窦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由此利玛窦得以正式入华。

《天主实录》是罗明坚所写的第一部汉学著作，初稿约完成于1581年，1583年重校，以后又请利玛窦和在肇庆的一位福建儒生润饰。1584年11月全书方印刷完毕，初版共计划印1200册。该书有多种刻本存世。《天主实录》不仅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还是明代欧洲人首次用中文表述西方宗教观念的著作，也是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人会通中西文化的最早尝试。

在罗明坚之前，入华耶稣会士至多停留在葡萄牙人聚居的澳门，罗明坚是获许可进入内地居留的第一人。所到之处，人们都相信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是一位有中国文学修养的神父和老师”。此外，罗明坚亦是来华传教士中最早从事中国古典文献西译的人，如《三字经》、《大学》，均由他翻译成拉丁文。他还与利玛窦一起编写了第一部汉语和外语词典——《葡汉词典》，并首次在西方出版详细的中国地图集。

而罗明坚对于基督教入华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和利玛窦力拒当时耶稣会所谓“一手拿剑，一手拿十字架”的武力传教呼声。



《拉丁文版儒家经典》

16th-century Chinese Confucian texts translated into Latin

16世纪 手稿

罗马中央国立图书馆

1592年，利玛窦着手将包括《论语》在内的儒学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注释。鉴于儒学在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利玛窦把翻译和研究儒家经典当作其宗教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熟悉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证明基督教和儒家有相通之处。

利玛窦对孔子在世界历史上所具有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他既以著作和授徒的方式也以自己的身教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断言他远比所有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

在后来《交友论》一书的编写中，利玛窦从“四书五经”里汲取了大量养料。

利玛窦之后，至少有17位耶稣会士对其拉丁文版《论语》进行研究和修改，直至1687年，利玛窦的译本终于在法国巴黎出版。

明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当西历1601年1月27日，帝国京师居民正忙于“过年”——由农历庚子年进入辛丑年，一位自称“大西洋陪臣”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率领他的同伴们，押送“所贡方物”，驰驿抵达北京。

此人就是利玛窦（Matteo Ricci）。他其实早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仲秋，已随同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由澳门进入广东首府肇庆。那时他31岁，到这时他已年届半百，在华传教也有17年多了。

自从踏上赴东方最大的文明帝国传播天主教之路，利玛窦便同他的上司范礼安（Alexander Velignano）和罗明坚一样，念念不忘要进入北京。罗明坚早就以为，“归化”这个帝国最大的困难在于他们根据级别而遵守非常严格的依附关系，甚至皇帝都如此。故而一切皆取决于皇帝是否有意愿把神父们召到其身边。

于是，1588年范礼安派罗明坚返罗马，要求教宗遣使吁请大明皇帝允许自由传教。因教廷混乱，计划流产，罗明坚则颓然离世。但利玛窦似已决定继其遗志。1598年，他在韶州邂逅故交兵部侍郎石星，获知其返京述职，便仓促决定随其北上，然而此行仅抵南京便被逐。

1595年6月，利玛窦被迫离南京到南昌，起初托身无处，忽然夜有所梦。他追忆说，在梦中，“看见迎面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对我说：‘你就是在这里要消灭古传的宗教而宣传天主的宗教吗？’我听后非常惊讶，这人怎会知道我心内的事？便问他道：‘你是魔鬼？或是神明？’他回答说：‘我不是魔鬼，我是天主。’我闻声跪地叩拜，流泪痛哭谓：‘主啊！您既然知道我的心事，为什么不帮助我啊？’他回答我说：‘你可以到那座城里去！’——当时我懂得是指北京而言——‘在那里我要帮助你。’”于是利玛窦说他有信心进入北京了，“希望天主有一天能使这梦实现才好”。



拉斐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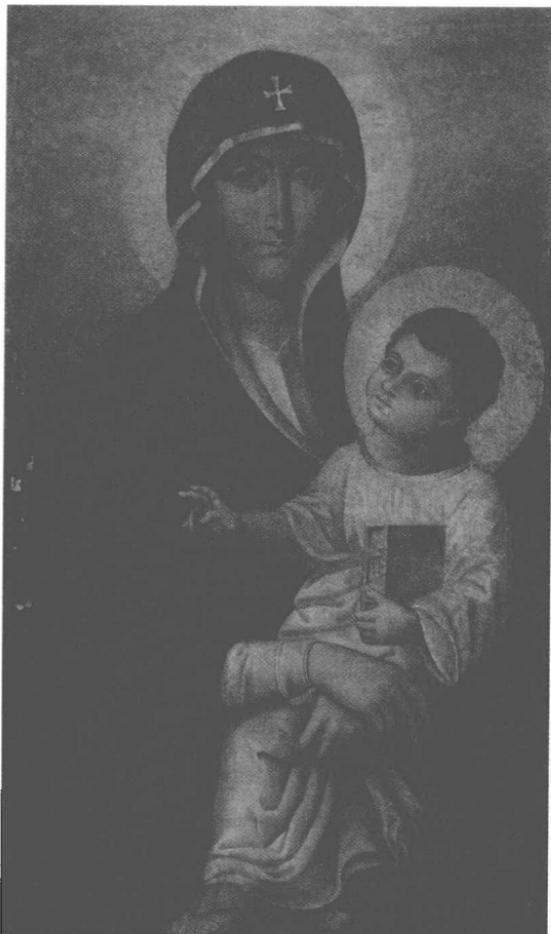
Raphael

永恒与天使

The Eternal Angel

16世纪 木板蛋彩

翁布里亚国立美术馆



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圣母像摹本

copy of the image of virgin in Santa Maria Maggiore

17世纪 画布油画

罗马奎里纳勒街圣安德烈教堂

利玛窦是最早将圣母像献于皇帝的西方人。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圣母像的摹本描绘的是面容慈祥的圣母左手抱着年幼的耶稣，像这样圣母抱着圣子的姿态是当时宗教画像的经典姿势。

将这样的贡品献给万历皇帝，利玛窦的目的十分明确。尽管不言传教，但他还是希望通过进贡有宗教意义的礼物的方法引起皇帝对天主教的兴趣。然而，万历皇帝将此类作品当做普通的珍贵礼品，仅仅履行了最基本的程序。

除了圣母像，先后数次赠与皇帝的礼物还有“大重力钟一个；弹簧驱动座钟一个；楔槌钢琴一台；奥尔特留斯的《寰宇全图》，装帧精美，烫金封面；《福音书》一本；《日课经》一本，烫金封面，金丝细工；宝石镶嵌的十字架一个；彩色玻璃、圣徒遗物；可折射光线的水晶三棱镜两个，配有银链；沙漏两个；水晶镜子和瓶子共八件；犀牛角一只；欧式腰带四条，欧洲布料五匹；欧洲当时流通的银币五枚……”



塞尔莫内塔

Sempronio

圣母、圣子和小圣约翰

Virgin with the Child and the Little St. John

16世纪 木板油画

马切拉塔市立美术馆

乔万·巴蒂斯塔·齐齐利阿诺

1540-1600年

维奥拉

1540s

16世纪 乐器

米兰公立乐器制造学校

维奥拉一般六根弦，基本上是四度定弦，大约在16世纪初定型，流行于意大利、西班牙的宫廷，后传至民间。维奥拉最受瞩目的时期大约就是整个巴洛克时代了。到18世纪中叶，它已成为欧洲相当常见的弦乐器了。之后，其形体、音域、音质均发生了变化。利玛窦给皇帝送去的许多珍贵贡物中就有这类乐器，另外还有楔槌钢琴和一架管风琴。

皮诺·卡扎尼加

1600-1650s

楔槌钢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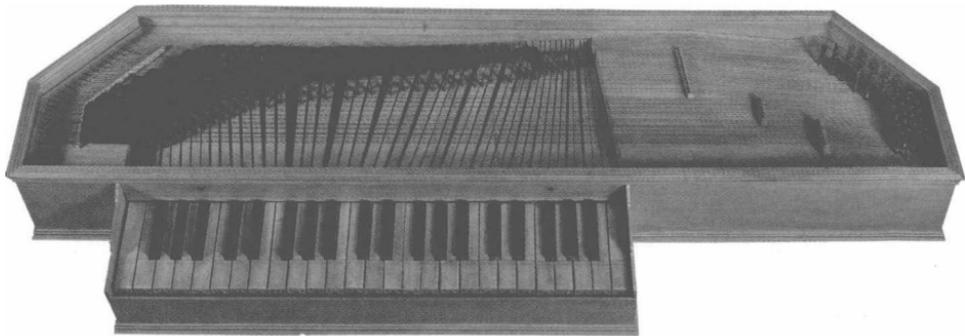
1600-1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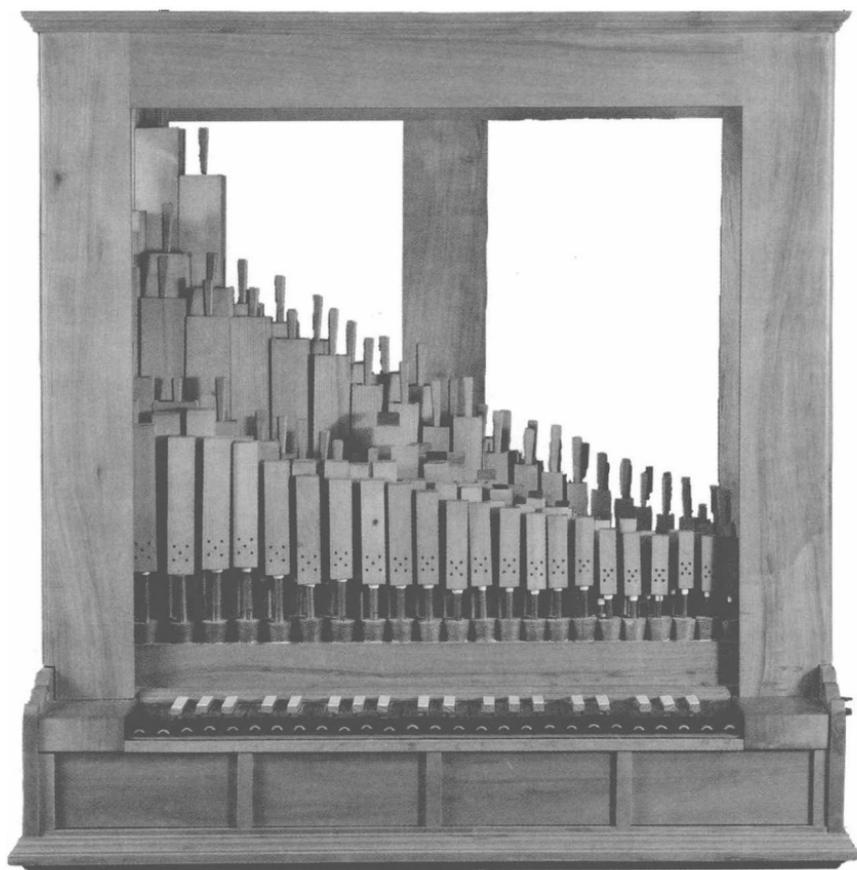
16世纪 乐器

米兰公立乐器制造学校

楔槌钢琴是15世纪至18世纪末使用的古钢琴。演奏时，当手指按下琴键，便用金属槌敲击琴弦。《续文献通考》中有对于当时利玛窦所献乐器楔槌钢琴的描述，该乐器“纵三尺，横五尺，藏棹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进而自应之。”

利玛窦从澳门带楔槌钢琴进呈，收下贡品的万历皇帝便命乐工学习。乐工时常需要应对皇帝的询问，因而利玛窦便写下了向皇帝解释西洋乐曲之蕴意的文字，当然，他也会不失时机地描绘音乐中之信仰世界。利玛窦深谙音乐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性。他曾这样写道：“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安排盛宴、歌女和各种乐器演奏，他们十分在行，甚至会在书中记录下一年中演奏、跳舞和唱歌的方式和时间……”他这样描述中西音乐的主要区别：“他们的乐器种类繁多，但没有拨弦式古钢琴和击弦式钢琴。琴弦都是生丝制成的。他们似乎不知道可以用动物的肠子做琴弦。他们的乐器也能弹出和我们的乐器一样的和声，但他们的音乐完全没有音律变化，比如低音、高音、抒情等，所以他们之间的音色达不到和谐，但他们自得其乐，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音乐的存在。”





安德烈亚·雷斯特利

Andrea Restelli

固定式管风琴

Fixed organ console

乐器

米兰公立乐器制造学校

管风琴是纯粹的宗教乐器，其历史悠久，构造复杂，体积庞大，且造价极为昂贵。因为其部分结构直接依附于建筑墙面，故而往往需要“量身定制”。管风琴的演奏方法类似于其它的键盘乐器，然而其音域更宽广，音量更宏大，音色更饱满。

在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每个小镇都能听到悠扬的管风琴音乐。每逢礼拜日，教堂中飘出的圣洁之音可以涤荡心灵，让人远离尘嚣。能够在著名的大教堂中担任管风琴师，操作一架管风琴，是乐师的荣幸。因其演奏难度极高，故而有时一架管风琴会由一名乐师终身相伴，直至有称职的年轻人接替这项神圣的工作。

《圣经》

16-17世纪

16-17世纪 乐谱

费尔莫市图书馆

《圣经》是弥撒乐谱。起初，《圣经》被称为弥撒歌集，但与祈祷书不同，只含有乐曲部分而没有歌词。

利玛窦曾于进京呈贡西洋琴之前，就向充当御前乐师的四名宦官传授了西琴弹奏技法和8首宗教乐曲，这果然诱发了皇帝对西洋音乐的好奇心。《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此有所记载：“马上出来了另外四个为皇帝演奏弦乐器的太监，他们相当重要，比数学家更受到重视，因为懂得弹奏古琴或其他乐器在中国十分重要，弹得一手好琴的人总会备受推崇。在皇宫中有个学院，收了很多乐师。”



就在利玛窦仍然期盼罗马教廷遣使要求中国皇帝正式批准“传扬圣教”之际，他已被范礼安任命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会督，赋予他的首要任务——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务必先获得中国皇帝的青睐，准许我们自由传教”。时在1597年7月或稍后。

因此，利玛窦便搁下日趋兴旺的南昌教务，由郭居静(Lazare Cattaneo)陪同前往北京。他们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9月抵京。孰知明廷对抗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仍在继续，照例怀疑一切可能与倭人有关的外国人。利玛窦虽事先疏通了多重关系，到北京后仍然无人敢向皇帝报告他们前来“进贡”的消息，只好南归，哀叹“功败垂成”。

所谓塞翁失马，利玛窦叩官门未遂，却意外地打进了南京的士大夫圈。作为帝国留都，南京仍有除内阁外的全套中央机构。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农历己亥新岁，由于同礼部尚书王弘诲有私谊，利玛窦乍入南京便立即受到军政要员和贵胄权阉的竞相款待。这使利玛窦复萌在这里建立耶稣会新住院的念头，并在各部势要扶持下得以实现。

后续事态证明，这一举措是关键性的。他在南京两年五个月，出入官府，广交权贵，熟读儒书，舌战佛僧，重刊舆图，讲授西学，深结耆学，名扬士林，都为日后居留京城作了必要的铺垫。如果没有在南都建立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在官场周旋的经验，如果没有在学界树起的西儒形象，没有在士林结识的名流揄扬，如果没有为他在南京初获成功而惊喜不已的澳门葡商倾力支援，那么利玛窦要在北京立足必定困难得多。这只消翻检利玛窦当年的札记和书信，便不难了然。

杜董（后图）
十八学士图屏
明 绢本设色
上海博物馆

杜董（1456—1528年），工诗文，通六书，善绘事，界画楼台严整有法，人物白描、花草鸟兽并为能手。又能作飞白体，宗之者甚众。杜董绝意仕途之后，终日与丹青为伴，交游皆文人墨客。如沈周、文徵明、唐寅等，都曾与他有诗文往来。

杜董最擅长的是人物画，李日华推其人物画为“国朝以来第一人”。其人物画取材非常广泛，尤热衷于描绘文人高士隐逸生活、士人游园集会之情景。

此图共四屏，以唐贞观时期十八学士为题材，分别绘琴、棋、书、画四个场景，而其陈设家具，皆为明式。

赏画一屏中，学士们正聚精会神地欣赏着一幅山水卷轴，侍者正卷起已阅画卷，而另有一些卷轴散于画案。画面下方的小童则手捧画卷而来。书法一屏中，四学士围坐于案边，一人执笔而书，另有三童仆或应命取书或预备酒菜。听琴一屏，一学士盘坐抚琴，左侧一人持扇击节，其余诸位神色怡然，侧耳倾听琴音。画面左下，仙鹤古松与屏风掩映着的湖石老梅共同营造出清雅之意境。屏四所绘为对弈、二人对局，二人观局。而每一场景中，皆设一山水屏风，既作文士之背景，又统一了全局。

魏晋以降，文人雅集、清玩聚会代不绝踪。尽管杜董所绘为唐贞观时的人事，其蕴藏的情怀，历朝历代均不曾改变。晚明，各类小品中记载的文人活动名目繁多，远不止琴棋书画，“焚香、试茶、洗砚、鼓琴、校书……礼佛、尝酒、晏坐、翻经、看山、临帖……”浅尝辄止，即兴为之，享乐与消费的过程寄托了精神的追求。

利玛窦改换儒服，确为深具用心之举，随即获得主流阶层的认可，得以参与当时文人各种活动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诚挚感动了当时的士大夫。明末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曾于诗中评价他：“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著书多格言，结交多名士。”而李之藻更赞叹其“修和天和人和己之德，纯粹益精”。